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朱一鳴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陳治道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竊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正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

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郡縣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内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妄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已無由答知遇之

陞進言納忠庶幾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
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
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一選
賢能以任風憲竊惟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
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
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
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
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

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人臣愚乞敕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各于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内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于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于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攷選具奏除授

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一禁摭拾以戒贓官自古重贓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葢贓吏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嘉穀故我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永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官挐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摭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

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
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為民充軍者往往雖恐
原問官員摭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
准差官提解來就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
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
憲莫甚於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
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汚恣肆而小民不得
蒙至治之澤臣愚乞敕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

巡撫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為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揑虛詞摭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吊一干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妄係摭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為民者發口外為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概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

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于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竊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于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理問斷事司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于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

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概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並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别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為誤事臣愚乞敕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官有缺俱于兩京法司屬官内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于法司辦事

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强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概濫除仍乞敕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為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于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

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徧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姦弊滋甚也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

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污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按過人民並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攷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奏乞敕該部候三年六年攷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諉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瘝曠而奸弊為少革矣一申命

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于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布都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歛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車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

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敕切責各邊鎮守總兵並各處都布按三司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汚之斂跡倉廩充實軍

民安安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一邪術士以防扇惑竊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政也故我太祖高皇帝于大明律及皇明祖訓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

稱果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夤緣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臣愚乞敕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于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

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為民仍乞敕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眾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拏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一撙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

臻治理令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為尤重蓋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于聽選監生舉人内不分赴選遠近欲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奏于進士舉人内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逢欲選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既缺佐

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
人益因拘於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
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敕吏
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于聽選舉人
監生內攷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
于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
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
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

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于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

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攷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攷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攷稱本院訪詢行止平常攷作不稱職者輒便揑詞具奏或造謗言原攷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攷覈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敕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

斟酌出與改語若本院改覈不稱職官員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改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竊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嚴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為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

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營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戒諭之勅比之穿窬之盜今弊猶存並不知改且兩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皁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

指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已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敕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為不偷矣一廣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

財節用恒以國用之不足為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
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
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事妄興造作
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為之空虛天下為之困憊皇上嗣
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
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二年之用萬一邊方
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至此深可寒心臣愚
乞敕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

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禄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税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穀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缺乏及内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閲辦天下之税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于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積儲可廣而國用為之不乏矣一恤土人以防後患竊惟思患豫

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有治之良圖臣竊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漷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外民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各俗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為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況其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盜行刼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

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臣愚乞敕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長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外民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閒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中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

患於後日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竊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繫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繫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為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

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為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徧于天下妄造經典多于儒書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于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臣愚乞敕禮部通查天下

並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
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闕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
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
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
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督責官
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拆毀併于古剎
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
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為徒弟者各問發

口外為民寺觀住持還俗為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攷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一敘懐柔以安四夷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肇造丕基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漢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

厚使之饗飫自成治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錫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樣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四夷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傳之四方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外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四夷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

時頗可令猶如舊恐年復一年益加苟且此事雖小關
繫甚重臣愚乞勑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
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禄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
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
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
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供給酒飯仍令每
日值班御史巡看但似前尅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
光禄寺官並局長等參奏拿問如此庶使懐柔有道而

得四夷之歡心矣一節財用以蘇民困竊惟治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節用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寛恤之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邊内營宮殿樂于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以進貢爲名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陜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

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臣愚乞勑禮戶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鵞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逐一上陳御覽斷自宸衷量

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一足兵戎以禦外侮竊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建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老埋没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

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絶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攢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現存之弊如此也

消耗之軍既不能復現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為不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邊騎猖獗于甘涼出沒於西北强賊又哨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臣愚乞敕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旂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

正仍收備照務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絶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鈔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姦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没其京營官軍俟營造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敕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現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敕南京内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乞禁約管軍官員

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俟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攷其現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疏入得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防邊患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為豫防邊患以保重地方事臣竊聞事貴早圖患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於未亂凡事固

然邊患尤甚竊照甘涼地方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蒙古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兩郡相合不下數十餘萬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為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多爾

濟巴勒等為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保喇瑪拉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敵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敵入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為寧靜迨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所在搶掠官軍失事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敵人知我虚弱益肆猖獗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彼以數千人拒守河橋

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凉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凉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接准兵部咨文該甘凉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敵人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奏有挫衂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邊衛官軍斬獲敵人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

近因甘凉等處缺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趲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凉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敵人自凉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凉總兵等官奏稱止被敵人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敵人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敵人窺知我邊糧缺兵寡即因天氣炎熱遠遁窮荒罔覺無事但恐

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别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敵人益為得志而甘凉之地大有可憂思患預防不可不慮乞敕兵部計議甘凉各城現有馬步官軍若干若敵人擁衆犯邊有無足敷調用如或兵數不足豫調别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住則虚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敵入侵緩不及事如何為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敵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設何

奇謀遏其深入之勢敵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畧早定人馬豫集務使敵人大遭挫衂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絶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仍乞敕戸部查算甘凉各城現在糧草若干可彀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缺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腹裡人民趲運千里饋糧民有饑色樵蘇後爨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陜西之民瘡

瘵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為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憂者無過于此故我皇祖訓有曰外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者正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苟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　疏入得旨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

請卻賽瑪爾堪進獅子疏　弘治二年　倪　岳

臣謹奏看得賽瑪爾堪所進獅子乃外番之野獸非中

國之所宜畜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于外亦
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銀幣等件俱係
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眞偽皆未可辨借
使是眞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眞
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俎以啓番人窺伺之心
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
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竊為朝廷惜之蓋因各番先于成
化年間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為處置

則令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做傚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遠番之心貪得無厭何哉臣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敕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阼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獘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南番人進貢玉石

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行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聖德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由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賽瑪爾堪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

放起送即令現一起哈瑪爾丹等一十八名到京為因
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
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
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番商詭從本處差來入貢則
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眞偽就令的係本處差
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縻費財幣終
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啟意外之虞即令各處地
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卻乃疲中國以供遠番費有用

而易無用臣愚見深謂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番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于所在地方支給官錢量為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予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為修理著令撑駕回旋仍請敕一道曉諭阿哈瑪特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

赴京為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諸國知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修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賔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狰獰異獸亦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剌加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賽

瑪爾堪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為當如果番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可也卻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參究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弘治二年　余子俊

臣竊惟京師乃宸居所在四方萬國所歸人烟輳集買賣繁華寔有一等不務生理各處逃住軍匠囚徒心腹

相結三五成羣為非作歹人號喇虎迫至家業蕩盡卻乃賭博抹牌下棋打雙陸踢氣毬贏者得財仍恣所欲輸者喪氣袖手無為遂至飢寒迫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行劫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敕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量屬職官共五十五員內給事中五員會同錦衣衛堂上官并巡城監察御史督行五城兵馬司順天府委官通將城裡城外官民排門不越一家取勘果有容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許于

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者送
工部遞發原管官司収候無籍貫者送五城兵馬司監
候事畢另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係發遣之數果
曾原犯死罪遇蒙恩例得免仍送原問衙門擬以死罪
鄰右窩家今次並以後容留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
各官就行審編火夫除例該優免本身戶下二丁及止
優免本身及官員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
拘幾丁盡行編為火夫輪流坐鋪每夜務勾一十五名

并力捕盜務在得獲不獲者巡城御史參奏責戒隣右不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賊之日要問出窩家不服審編及審編不出者果係應請旨者具實參奏餘人就行送問其火夫文冊各官將稿付與兵馬司類造仍乞敕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本等衣服靴帽等項不許僭分過侈以足財用以省奸盜其迤南北直隸三路軍衛有司照舊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可中賊奸計如果遇賊勢不能敵星馳通報京

營差去把總官員撲捕毋得隱匿再乞聖旨榜文將前項弭盜事由詳載于內昭示臣民以為遵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為致盜之獘何者為弭盜之方俱令條奏以俟酌行臣謹奏　疏入帝從之

恤民弭災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謹奏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

圖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為民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深仁厚澤洽于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况近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

民既有擡柴砍柴人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曾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孳生馬匹京班皁隸各閘閘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穰苗撞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雇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盈于道路致災之由恐在

于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内官監成化年間具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硃土硃生漆鐵線肥皁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葢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于億萬斯

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畿甸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傜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即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傜役不減照舊徵收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取于民者十之八九内而飢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嚴刑峻法日加箠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不餓死豈可得乎哉其追賠馬匹擡柴夫役已經兵工二部覆奏暫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傜役尚多若不通行查勘痛加減

免不惟逃亡餓死又恐致有意外之虞自古人君欲回
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節財用伏望皇上法成湯
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敕戶部速行巡撫
直隸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糧草外各將本府所
屬現今一應買辦歲辦併各項徭役共若干項每項用
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作急具奏候奏報之日該
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從長
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免某件合當量為裁減中間果

係內府緊闗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送用仍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隸應天等府今後每年終將奉到兩京各部勘合坐派所屬一應買辦物料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用價銀數目備細具奏仍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亦為定例內外諸司衙門敢有故違擅自朦朧具奏增添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究治仍乞敕戶部豫先區畫賑濟被災州縣飢民錢糧以備臨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

作急定奪蠲免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祖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臣同國休戚覩兹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　疏入得旨是户部知道

正罰俸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伏覩大明律内一欵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内一欵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

錢米如過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折算追罰俸錢欽此此
我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即加罪
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
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
王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
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
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
支況近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即今各官月俸止支本

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既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恩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所當言者不敢緘默

疏入得旨是

進鹽場圖冊疏 弘治二年

彭韶

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其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為先故有以豳風無逸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于深宫之中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草芥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

況于在上之人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謹為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竈户饒給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户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薄之人雖有分業塗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貧有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則無人不守則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

登場刮泥汲海午汗如雨雖至隆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間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旣無現鹽又無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為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謂窮民無所歸此等

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寛恤蓋雖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鹽場景象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冊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七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朱一鳴

御選明臣奏議卷七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弘治二年

王恕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臣聞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于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為後主告實所以為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覩昨者發落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聽誠恐天下聞之謂今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綰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綰等既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宥蔣琮之罪

而不為之處置乎夫為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
家之政體豈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荷聖恩起于
既退之餘加此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
誨匡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而不言是不忠也倘異日
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陛下終不覺
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
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
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

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聽言臣不可以不進言也臣伏願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天下無得而議將見盛德大業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疏入得旨這事已發落了罷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弘治三年　王恕

臣昨伏覩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䏻死上言欲望陛下追還前旨另為裁處以貽公道以服

人心且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爲國之心非敢循情妄言以惑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奉聖旨以爲事已發落了訖臣惟此事雖小關繫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再易之不爲過要于其當而後已若謂已發落即不可易古之所謂從諫如流者所從者豈皆未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犯蹕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族盜高廟器者張釋之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言未嘗以不合已意而不從也伏願陛下昭日月之明

察芻蕘之言廓天地之量赦狂瞽之罪乞將前事再加㮣括別作處置使內外無分彼此而人心服則治體不致虧損而朝廷尊矣 疏入得㫖朕意以蔣琮守備不宜輕動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知道

恤民弭災再奏疏 弘治三年

馬文升

臣聞天命人君居大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為民也人君簡賢任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為民也盖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民人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焉故臯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王曰視民如傷易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用也仰惟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于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帝王致治之要行之已效然而近年以來各處水旱蟲蝗晝晦地震是皆災變之大者非皇上仁民之心有未至蓋天心仁愛示此災異欲皇上側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

民以隆祖宗莫大之洪業于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皇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予民焉臣謹以民之困苦言之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每年該備用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一十五兩共該銀三十萬兩惜薪司砍柴擡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銀三十萬兩京班皁隸六千七百餘名該柴薪價銀八萬餘兩通共該銀六十八萬兩及各王府郡王將軍郡主郡君等位生者蓋造府第薨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

又該銀數萬兩而買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數百萬兩且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豈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餓殍盈途所不忍言加以官吏之貪酷惟知催科之緊迫小民困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上徹于天災異之召實由于此況近來內府各衙門坐派諸色物料供應牲口等項較之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去有

司徵收急于星火北方之民别無恒産止是種田既要完納糧草又要備辦料徵收成甫畢十室九空啼飢號寒比比皆是即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南直隷揚州等府俱被旱災又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徵遞年拖欠錢糧及買辦等項小民變賣田産已盡計無所出逃亡數多倘來春青黄不接所在倉廩空虚無所賑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意外之虞遂起賑救之儲不可不豫伏望皇上上思天命之眷顧宗祖之付託下念小民

之艱難凡百用度務從儉約無益之費量為減省勑內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同該部計算各庫會有會無合用若干方奏行該部斟酌合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多派一概具奏若有故違雖奉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民仍乞勑該部將前項果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並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停止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

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皂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難以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皂隸去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弘治四年為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當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豫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成後仍前補解再乞勅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

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白具奏凡可以蘇民困者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有恣肆貪酷的為民害者就便黜罷勤于撫字深得民心者量加旌異又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都察院奏准事例常川在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區畫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逼追一夫不許擅役一毫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民分巡分管

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不許過為奢侈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弭矣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斯民幸甚　疏上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清理刑獄疏　弘治四年　馬文升

臣伏覩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內載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刑罰當則天道和

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慎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為治建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讀大明律保辜限期內一條手足以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莊誦再三不能無疑夫鬬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內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

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輒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刪去矣何用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竊詳立限之意惟以限

滿為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輕未敢
便決蓋恐被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
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斷決隨即發遣且限滿
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遽以毆傷
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仍
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篤疾之人養贍設使被毆之人
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若斷後
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

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攷律意而矛盾若是也及覩墮人胎條内註云墮胎者謂辜内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墮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兆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于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于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于反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

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絞罪是與辜内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内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合無照依辜限條内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為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悦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

該本院奏為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于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繫非輕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鬬毆殺

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為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因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

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大理寺卿馮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朝斟酌最為適中且互相鬭毆若手虛怯致命去處被傷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内皆須因傷死者以鬭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别議又曰其在辜

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變于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尚流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

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于死者反輕于生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寃于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于生前矣再攷祥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者蓋唐律文云保辜限内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别因他故字樣于我朝大明律保辜條内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

明往往引宗元為說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況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鬬毆殺人絞罪自國初至今已踰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奏合無今後凡鬬毆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内不能平復纒綿至于限外而死情真事實者仍擬鬬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時備由奏請定奪其辜限内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别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真情力為辯明不許拘于限

内畏懼原告刁潑將被告之人一概問擬死罪致有冤抑有傷和氣庶于律意不違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矣　疏入帝不納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弘治五年　林俊

臣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于引錢内支二萬兩給換仰見陛下聖仁廣大惇叙九族盛心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

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為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益殿下現移東寢萬分驚虞修蓋

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
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
不可已者也所存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例嚴所
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豫備倉穀數少
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此不可已者也官
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
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葢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
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撑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

址在民庶尚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于義不可已有可為割財内帑為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斵茆茨不翦土階贊堯卑宫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茆茨之盛規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

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肯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自心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益于賢王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

制以不用琉璃　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訣令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者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道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為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振紀綱疏弘治五年

蔡清

臣伏見近日彗星之異天道高遠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固未可必知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外敵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恃天之意其為此耶臣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危矣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塲之警亦將有境内之憂故今日急務在

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要荒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臣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皇上諭令羣臣陳時務得失于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明明指曰某為奸之首某為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既此一事

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于君門萬里之外者哉紀綱之廢弛一至于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朝廷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于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

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于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牣于庸將之家轉運于權倖之門于是兵弱不能衛民敵騎一至而邊氓之身家蕩然一空臣虞今日國中之虛實外敵亦當知之過半矣蓋士風弊則人才之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恃也其可不及是時而振吾紀綱以救弊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方今堂堂天朝

幅員萬餘里尊無二上足兵足食綽綽有餘裕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周世宗高平之戰纔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于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脈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之根本則又在于人主之一心故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循于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要不

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此一書者真聖學之綱領也人主不但于經筵日講凡深宫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于一心而時出迭見于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日日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外患之不弭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邊境為尤甚其當救為尤

急葢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于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于權要之手氣勢不振于未戰之先威令不行于方戰之際功罪不明于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為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為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須給不必悉關白于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訪察無事則蓄養其才力非親得雋于矢石之間者不得冐功宜從兵部報効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于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

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于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于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于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兵一用狄青為總帥而南方遂平于旬月之内唐憲宗討淮西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也　疏入帝從之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弘治六年

倪岳

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于祭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

因有革逌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内一款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

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

又一欵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

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

會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

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

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于千古垂至戒于萬

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

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

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煽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盖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絶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奸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

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勘不合祀典者即係淫祠俱各查攷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宫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于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難于輟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于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

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于治道誠非小補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 疏入帝從之

請豫教太子疏 弘治六年 馬文升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大易有養蒙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古帝王憂深思

遠未嘗不以此爲先務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于四海大孝隆于兩宮皇天眷顧祖宗垂佑誕生皇子實出宮中姿表異常質性聰睿兹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教養也葢童蒙之時良知良能未有所誘天真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他日雖有良師傅教之亦難入矣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言語必教之以真正之音行步必教之以端莊之舉内庭之

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之戲不使之見迨夫稍長嚴敕東宫老成内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于自然至八歳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宫僚之時仍乞敕内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其任回邪詭秘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宫講論經書

涵養德性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䘏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于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臣一得之

愚惓惓忠愛之意也伏望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入得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疏黄河築決口狀　弘治六年　劉大夏

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隷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黄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

已逼尤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經水州縣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于潮神廟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長十四五里以圖經久若此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

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黄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之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臣愚乞敕戸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

否與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疏入

帝嘉之賜璽書褒美

申明律意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為治莫先于德教輔治莫先于刑罰洪惟我太

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前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

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
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
而罪莫大于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強盜比之叛
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
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
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
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
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

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㫖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奏請會集多官從實審録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盖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因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集多官審録恐强盜重囚不在其内且强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

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盜矣是强盜與鬬毆殺人者為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

强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令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强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于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即處决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寃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强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仗直正毋撓于勢要毋拘于成案務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

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寛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刧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免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

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叨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茍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疏入得旨是法司知道

請添巡撫疏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我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添巡撫官員或都御史侍郎以節制三司比時惟河南山西陜西南直隷蘇松等府設有巡撫官其餘布政使止是不時差遣大臣巡視或一年二年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

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劉廣東賊首黃蕭養倡為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僭號稱王攻劫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亂為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為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勦平彼時兵食尚足人民富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在倉廩空虛軍士乏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尫羸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城

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刼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倘或哨聚日久為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為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巡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聽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于福建浙江

添設巡撫官員未嘗俞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矣應合早為處置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繫若不弭之于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皇上以地方為重乞敕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為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民緝捕盜賊禁貪殘除奸獘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置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内臣計議而行大意以弭盜安民為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

南贛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另請敕行事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七